



檢查者 饒汝信
覆查者 李文禔

冊 共存拾陸冊

書名	五燈會元	第	伍	冊
刊寫時代	明覆宋本			
裝式	線裝鑲襯			
卷數	第玖			
葉數	叁拾葉			
行格	半葉拾叁行行式拾肆字			
高廣	高陸寸玖分強 廣玖寸柒分			
邊口	左右雙綫白口上口標字數魚尾下標五燈幾下標佛祖名下標葉數(間有魚尾)下口間標刊工名氏			
印章	首有本館朱文長印			
其他標識及狀況	口微修 末葉附載捐刊人名氏			
覆查加注				

中華民國十三年肆月玖日

五燈會元卷第九

馮仰宗

南嶽下三世

百丈海禪師法嗣

馮山靈祐禪師

南嶽下四世

馮山祐禪師法嗣

仰山慧寂禪師

徑山洪謹禪師

定山神英禪師

益州應天和尚

京兆府米和尚

元東和尚

香嚴智閑禪師

雙峯和尚

延慶法端禪師

九峯慈慧禪師

晉州靈山和尚

三角法遇庵主



檢查者 饒汝僖
覆查者 李文琦

書名 五燈會元 (第 伍 冊) 共存拾陸冊

刊寫時代 明覆宋本

裝式 線裝 鑲襯

卷數 第玖

葉數 叁拾葉

行格 半葉拾叁行行式拾肆字

高廣 高陸寸玖分強 廣玖寸柒分

邊口 左右雙綫白口上口標字數魚尾下標五燈幾下標佛祖名下標葉數(間有魚尾)下口間標刊工名氏

首有本館朱文長印

印章

其他標識 口微修 末葉附載捐刊人名氏

及狀況

覆查加注

中華民國十三年肆月玖日

五燈會元卷第九

馮仰宗

南嶽下三世

百丈海禪師法嗣

馮山靈祐禪師

南嶽下四世

馮山祐禪師法嗣

仰山慧寂禪師

徑山洪謹禪師

定山神英禪師

益州應天和尚

京兆府米和尚

元康和尚

香嚴智閑禪師

雙峯和尚 不列章次

延慶法端禪師

九峯慈慧禪師

晉州霍山和尚

三角法遇庵主

常侍王敬初居士

南嶽下五世

仰山寂禪師法嗣

西塔光穆禪師

霍山景通禪師

五觀順支禪師

香嚴閑禪師法嗣

吉州止觀和尚

南禪無染禪師

崇福演教禪師

終南山豐德和尚

雙溪田道考

徑山謹禪師法嗣

南塔光涌禪師

無着文喜禪師

仰山東塔和尚

壽州紹宗禪師

長平山和尚

大安清幹禪師

武當佛巖暉禪師

洪州米嶺和尚

雙峯和尚法嗣

雙峯古禪師

南嶽下六世

西塔穆禪師法嗣

資福如寶禪師

南塔涌禪師法嗣

芭蕉慧清禪師

黃連義初禪師

南嶽下七世

資福寶禪師法嗣

資福貞邃禪師

潭州鹿苑和尚

清化全怱禪師

慧林鴻究禪師

吉州福壽和尚

報慈德詔禪師章不列

芭蕉清禪師法嗣

芭蕉繼徹禪師

幽谷法滿禪師

芭蕉山圓禪師

牛頭山精禪師

芭蕉山閑禪師

慧林究禪師法嗣

韶州靈瑞和尚

南嶽下八世

報慈韶禪師法嗣

三角志謙禪師

南嶽下三世

百丈海禪師法嗣

興陽清讓禪師

芭蕉山遇禪師

承天辭確禪師

覺城院信禪師

芭蕉令遵禪師

興陽詞鐸禪師

潭州瀉山靈祐禪師福州長谿趙氏子年十五出家依本郡建善寺法常律師剃髮於杭州龍興寺究大小乘教二十三遊江西參百丈丈一見許之入室遂居參學之首侍立次丈問誰師曰某甲丈曰汝撥爐中有火否師撥之曰無火丈躬起深撥得少火舉以示之曰汝道無這箇聾師由是發悟禮謝陳其所解丈曰此乃暫時歧路耳經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方省己物不從他得故祖師云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祇是無虛妄凡聖等心本來心法元自備足汝今既爾善自護持次日同百丈入山作務丈曰將得火來麼師曰將得來丈曰在甚處師乃拈一枝柴吹兩吹度與百丈丈曰如蟲禦木司馬頭陀自湖南來謂丈曰頃在湖南尋得一山名大瀉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所居之處丈曰老僧住得否陀曰非和尚所居丈曰何也陀曰和尚是骨人彼是肉山設居

徒不盈千丈曰吾衆中莫有人住得否陀曰待歷觀之時華林
覺爲第一座丈令侍者請至問曰此人如何陀請警效一聲行
數步陀曰不可丈又令喚師師時爲典座陀一見乃曰此正是
瀉山主人也丈是夜召師入室囑曰吾化緣在此瀉山勝境汝
當居之嗣續吾宗廣度後學而華林聞之曰某甲忝居上首典
座何得住持丈曰若能對衆下得一語出格當與住持即指淨
瓶問曰不得喚作淨瓶汝喚作甚麼林曰不可喚作木椀也丈
乃問師師踢倒淨瓶便出去丈笑曰第一座輸却山子也師遂
往焉是山峭絕無人煙猿猴爲伍橡栗充食經于五七載絕
無來者師自念言我本住持爲利益於人旣絕往還自善何濟
即捨庵而欲他往行至山口見虵虎狼豹交橫在路師曰汝等
諸獸不用攔吾行路吾若於此山有緣汝等各自散去吾若無
緣汝等不用動吾從路過一任汝喫言訖蟲虎四散而去師乃

回庵未及一載安上座

即懶安也

同數僧從百丈來輔佐於

某與和尚作典座待僧及五百人不論時節即不造粥飯
某甲下自後山下居民稍稍知之率衆共營梵宇連師李昇讓奏
號同慶寺相國裴公休嘗咨玄奧繇是天下禪學輻輳焉上堂
夫道人之心質直無僞無背無面無詐妄心一切時中親聽尋
常更無委曲亦不閉眼塞耳但情不附物即得從上諸聖王祇說
濁邊過患若無如許多惡學情見想習之事譬如秋水澄淨清
淨無爲澹泞無礙喚他作道人亦名無事人時有僧問頓悟之
人更有修否師曰若真悟得本他自知時修與不修是兩頭語
如今初心雖從緣得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
頓淨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即是修也不可別有法教渠修行
趣向從聞入理聞理深妙心自圓明不居惑地縱有百千妙義
抑揚當時此乃得坐披衣自解作活計始得以要言之則實際

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若也單刀直入則凡聖情
盡體露真常理事不二即如如佛仰山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指燈籠曰大好燈籠仰曰莫祇這便是麼師曰這箇且甚麼
仰曰大好燈籠師曰果然不見一日師謂衆曰如許多人祇得
大機不得大用仰山舉此語問山下庵主曰和尚恁麼道意旨
如何主曰更舉看仰擬再舉被庵主踏倒仰歸舉似師師呵呵
大笑師在法堂坐庫頭擊木魚火頭擲却火抄拈掌大笑師曰
衆中也有恁麼人遂喚來問你作麼生火頭曰某甲不喫粥肚
飢所以歡喜師乃點頭後鏡清慈云將知偽山衆裏無人師摘
龍球云將知偽山衆裏有人師摘
茶次謂仰山曰終日摘茶祇聞子聲不見子形仰撼茶樹師曰
子祇得其用不得其體仰曰未審和尚如何師良久仰曰和尚
祇得其體不得其用師曰放子三十棒仰曰和尚棒某甲喫某
甲棒玄覺云且道
過在甚麼處師曰放子三十棒上堂僧出曰講和

尚為衆說法師曰我為汝得徹困也僧禮拜後人舉似雪峯峯
曰古人得恁麼老
婆心切玄沙云山頭和尚蹉過古人事也雪峯問之乃問沙曰
甚麼處是老僧蹉過古人事處沙曰大小瀟山被那僧一問直
得百雜碎師坐次仰山入來師曰寂子速道莫入陰界仰曰慧
寂信亦不立師曰子信了不立不信不立仰曰祇是慧寂更信
阿誰師曰若恁麼即是定性聲聞仰曰慧寂佛亦不立師問仰
山涅槃經四十卷多少是佛說多少是魔說仰曰總是魔說師
曰已後無人柰子何仰曰慧寂即二期之事行履在甚麼處師
曰祇貴子眼正不說子行履仰山蹋衣次提起問師曰正恁麼
時和尚作麼生師曰正恁麼時我這裏無作麼生仰曰和尚有
身而無用師良久却拈起問曰汝正恁麼時作麼生仰曰正恁
麼時和尚還見伊否師曰汝有用而無身師後忽問仰山汝春
間有話未圓今試道看仰曰正恁麼時切忌勃訐師曰停囚長
智師一日喚院主主便來師曰我喚院主汝來作甚麼主無對

曹山代云也知和尚不喚某甲又令侍者喚第一座座便至師曰我喚第一座

汝來作甚麼座亦無對曹山代云若令侍者喚恐師問雲巖聞

汝又在藥山是否巖曰是師曰如何是藥山大人相巖曰涅槃

後有師曰如何是涅槃後有巖曰水灑不着巖却問師百丈大

人相如何師曰巍巍堂堂煒煒煌煌聲前非聲色後非色蚊子

上鐵牛無汝下背麪師過淨瓶與仰山山擬接師却縮手曰是

甚麼仰曰和尚還見箇甚麼師曰若恁麼何用更就吾覓仰曰

雖然如此仁義道中與和尚提瓶挈水亦是本分事師乃過淨

瓶與仰山師與仰山行次指栢樹子問曰前面是甚麼仰曰栢

樹子師却問耘田翁翁亦曰栢樹子師曰這耘田翁向後亦有

五百衆師問仰山何處來仰曰田中來師曰禾好刈也未仰作

刈禾勢師曰汝適來作青見作黃見作不青不黃見仰曰和尚

背後是甚麼師曰子還見麼仰拈禾穗曰和尚何曾問這箇師

曰此是鵝王擇乳師問仰山天寒人寒仰曰大家在這裏師曰

何不直說仰曰適來也不曲和尚如何師曰直須隨流上堂仲

冬嚴寒年年事匙運推移事若何仰山進前叉手而立師曰我

情知汝答這話不得香巖曰某甲偏答得這話師躡前問巖亦

進前叉手而立師曰賴遇寂子不會師一日見劉鐵磨來師曰

老特牛汝來也磨曰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師乃放身

作卧勢磨便出去有僧來禮拜師作起勢僧曰請和尚不用起

師曰老僧未曾坐僧曰某甲未曾禮師曰何故無禮僧無對同

代云和尚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無心是道曰某甲不會師曰會取

不會底好曰如何是不會底師曰抵汝是不是別人復曰今時

人但直下體取不會底正是汝心正是汝佛若向外得一知一

解將為禪道且沒交涉名運糞入不名運糞出汗汝心田所以

道不是道問如何是百丈真師下禪牀叉手立曰如何是和尚

真師却坐師坐次仰山從方丈前過師曰若是百丈先師見子
須喫痛棒始得仰曰即今事作麼生師曰合取兩片皮仰曰此
恩難報師曰非子不才廼老僧年邁仰曰今日親見百丈師翁
來師曰子向甚麼處見仰曰不道見祇是無別師曰始終作家
師問仰山即今事且置古來事作麼生仰又手近前師曰猶是
即今事古來事作麼生仰退後立師曰汝屈我我屈汝仰便禮
拜仰山香巖侍立次師舉手曰如今恁麼者少不恁麼者多巖
從東過西立仰從西過東立師曰這箇因緣三十年後如金擲
地相似仰曰亦須是和尚提唱始得巖曰即今亦不少師曰合
取口師坐次仰山入來師以兩手相交示之仰作女人拜師曰
如是如是師方丈內坐次仰山入來師曰寂子近日宗門令嗣
作麼生仰曰大有人疑著此事師曰寂子作麼生仰曰慧寂祇
管困來合眼健即坐禪所以未曾說著在師曰到這田地也難

得仰曰據慧寂所見祇如此一句也著不得師曰汝爲一人也
不得仰曰自古聖人盡皆如此師曰大有人笑汝恁麼祇對仰
曰解笑者是慧寂同叅師曰出頭事作麼生仰繞禪牀一匝師
曰裂破古今仰山香巖侍立次師曰過去現在未來佛佛道同
人人得箇解脫路仰曰如何是人人解脫路師回顧香巖曰寂
子借問何不荅伊巖曰若道過去未來現在某甲却有箇祇對
處師曰子作麼生祇對巖珍重便出師却問仰山曰智閑恁麼
祇對還契寂子也無仰曰不契師曰子又作麼生仰亦珍重出
去師呵呵大笑曰如水乳合一日師翹起一足謂仰山曰我每
日得他負載感伊不徹仰曰當時給孤園中與此無別師曰更
須道始得仰曰寒時與他熇著也不爲分外師曰不負當初子
今已徹仰曰恁麼更要荅話在師曰道看仰曰誠如是言師曰
如是如是師問仰山生住異滅汝作麼生會仰曰一念起時不

見有生住異滅師曰子何得遣法仰曰和尚適來問甚麼師曰
生住異滅仰曰却喚作遣法師問仰山妙淨明心汝作麼生會
仰曰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師曰汝秖得其事仰曰和尚適來問
甚麼師曰妙淨明心仰曰喚作事得麼師曰如是如是石霜會
下有二禪客到云此間無一人會禪後普請般柴仰山見二禪
客歇將一椽柴問曰還道得麼俱無對仰曰莫道無人會禪好
仰歸舉似師曰今日二禪客被慧寂勘破師曰甚麼處被子勘
破仰舉前話師曰寂子又被吾勘破雲居錫云甚處是
仰山處師睡次
仰山問訊師便回面向壁仰曰和尚何得如此師起曰我適來
得一夢你試爲我原看仰取一盆水與師洗面少頃香嚴亦來
問訊師曰我適來得一夢寂子爲我原了汝更與我原看嚴乃
點一椀茶來師曰二子見解過於鶩子師因泥壁次李軍容來
具公裳直至師背後端笏而立師回首見便側泥盤作接泥勢

本行轉笏作進泥勢師便拋下泥盤同歸方丈僧問不作瀉山
一頂笠無由得到莫徭村如何是瀉山一頂笠師喚曰近前來
僧近前師與一踏上堂老僧曰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左
脇下書五字曰瀉山僧某甲言怎麼時喚作瀉山僧又是水牯
牛喚作水牯牛又是瀉山僧畢竟喚作甚麼即得仰山出禮拜
而退雲居膺代曰師無異號資福寶曰當時但作此○相拓呈
之新羅和尚作此相拓呈之又曰同道者方知芭蕉徹作此
相拓呈之又曰說也說了也注也注了也悟取好乃述偈曰
不是瀉山不是牛一身兩號實難酬離却兩頭應須道如何道
得出常流師敷揚宗教凡四十餘年達者不可勝數大中七年
正月九日盥漱敷坐怡然而寂壽八十三臘六十四塔于本山
謚大圓禪師塔曰清淨

南嶽下四冊

馮山祐禪師法嗣

袁州仰山慧寂通智禪師韶州懷化葉氏子年九歲於廣州和安寺投通禪師出家諱通十四歲父母取歸欲與婚媾師不從遂斷手二指跪致父母前誓求正法以荅劬勞父母乃許再詣通處而得披剃未登具即遊方初謁耽源已悟玄旨後參馮山遂升堂與耽源謂師曰國師當時傳得六代祖師圓相共九十七箇授與老僧乃曰吾滅後三十年南方有一沙彌到來大興此教次第傳受無令斷絕我今付汝汝當奉持遂將其本過與師師接得一覽便將火燒却耽源一日問前來諸相甚宜秘惜師曰當時看了便燒却也源曰吾此法門無人能會唯先師及諸祖師諸大聖人方可委悉子何得焚之師曰慧寂一覽已知其意但用得不可執本也源曰然雖如此於子即得後人信之不及師曰和尚若要重錄不難即重集一本呈上更無遺失

白然耽源上堂師出衆作此○相以手拓呈了却叉手立源以兩手相交作拳示之師進前三步作女人拜源點頭師便禮拜師浣衲次耽源曰正恁麼時作麼生師曰正恁麼時向甚麼處見後參馮山馮問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曰主在甚麼處師從西過東立馮異之師問如何是真佛住處馮曰以思無思之妙返思靈燄之無窮思盡還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真佛如如師於言下頓悟自此執侍前後盤桓十五載後參巖頭頭舉起拂子師展坐具巖拈拂子置背後師將坐具搭肩上而出巖曰我不肯汝放衲肯汝收掃地次馮問塵非掃得空不自生如何是塵非掃得師掃地一下馮曰如何是空不自生師指自身又指馮馮曰塵非掃得空不自生離此二途又作麼生師又掃地一下又指自身并指馮馮一日指田問師這丘田那頭高這頭低師曰却是這頭高那頭低馮曰你若不信向中間

立看兩頭師曰不必立中間亦莫住兩頭瀉曰若如是著水看
水能平物師曰水亦無定但高處高平低處低平瀉便休有施
主送絹與瀉山師問和尚受施主如是供養將何報答瀉敲禪
牀示之師曰和尚何得將衆人物作自己用師在瀉山爲直歲
作務歸瀉問甚麼處去來師曰田中來瀉曰田中多少人師插
鍬叉手瀉曰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茅師拔鍬便行玄沙云我若
子僧問鏡清仰山插鍬意旨如何清云不奈船何打破岸斗云南山刈
抵如玄沙踏倒意旨如何清云不奈船何打破岸斗云南山刈
茅意旨如何清云李靖三兄久經行陣師在瀉山牧牛時踢天
雲居錫云且道鏡清下此一判著不著師在瀉山牧牛時踢天
泰上座問曰一毛頭師子現即不問百億毛頭百億師子現又
作麼生師便騎牛歸侍立瀉山次舉前話了却見泰來師曰
便是這箇上座瀉遂問百億毛頭百億師子現豈不是上座道
泰曰是師曰正當現時毛前現毛後現泰曰現時不說前後瀉
山大笑師曰師子腰折也便下去一日第一座舉起拂子曰若

人作得道理即與之師曰某甲作得道理還得否座曰但作得
道理便得師乃掣將拂子去雲居錫云甚麼
處是山道理一日雨下天性上
座謂師曰好雨師曰好在甚麼處性無語師曰某甲却道得性
曰好在甚麼處師指兩性又無語師曰何得大智而默師隨瀉
山遊山到磐陀石上坐師侍立次忽鷄銜一红柿落在面前瀉
拾與師師接得洗了度與瀉瀉曰子甚處得來師曰此是和尙
道德所感瀉曰汝也不得無分即分半與師玄沙云大小瀉山
被仰山一坐至今
在某甲不致寂寞瀉曰放汝一箇不祇對罪師曰生之與殺祇
在一言瀉曰不負汝見別有人不肯師曰阿誰瀉指露柱曰這
箇師曰道甚麼瀉曰道甚麼師曰白鼠推遷銀臺不變師問瀉
山大用現前請師辨白瀉山下座歸方丈師隨後入瀉問子適
來問甚麼話師再舉瀉曰還記得吾答語否師曰記得瀉曰你

試其者師便珍重出去。為曰：錯師回首曰：閑師弟若來，莫道某甲無語。好師問東寺曰：借一路過那邊，還得否？寺曰：大凡沙門不可抵一路也。別更有麼師良久，寺却問借一路過那邊，還得否？師曰：大凡沙門不可抵一路也。別更有麼寺曰：祇有此師曰：大唐天子決定姓金師在滌山前坡牧牛。次見一僧上山，不久便下來。師乃問上座：何不且留山中？僧曰：祇為因緣不契。師曰：有何因緣？試舉看。曰：和尚問某名甚麼，某答歸真和尚曰：歸真何在？某甲無對。師曰：上座却回向和尚道：某甲道得也。和尚問作麼生道？但曰：眼裏耳裏鼻裏，僧回一如所說。為曰：脫空謾語。漢此是五百人善知識。語師臥次，夢入彌勒內院，衆堂中諸位皆足。惟第二位空師遂就座。有一尊者白槌曰：今當第二座說法。師起白槌曰：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諦聽諦聽，衆皆散去。及覺，舉似為為曰：子已入聖位。師便禮拜。師侍為行次，忽見前面

塵起。為曰：面，前是甚麼？師近前看了，却作此。宰相為點頭。為山示衆曰：一切衆生皆無佛性。鹽官示衆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鹽官有二僧往探問。既到滌山，聞滌山舉揚莫測其涯。若生輕慢，因一日與師言話，次乃勸曰：師兄須是勤學佛法，不得容易。師乃作此。○相以手拓呈了，却拋向背後，遂展兩手。就二僧索二僧問：指師曰：吾兄直須勤學佛法，不得容易。便起去時，二僧却回鹽官行三十里。一僧忽然有省，乃曰：當知滌山道一切衆生皆無佛性，信之不錯。便回滌山。一僧更前行數里，因過水，忽然有省。自歎曰：滌山道一切衆生皆無佛性，灼然有他。恁麼道亦回滌山。又依法席。滌山同師牧牛。次為曰：此中還有菩薩也。無師曰：有。為曰：汝見那箇是？試指出看。師曰：和尚疑那箇不是。試指出看。為便休。師送果子上。滌山為接得，問了甚麼處得來。師曰：家園底。為曰：堪喫也。未師曰：未敢嘗。先獻和尚。為曰：是阿

誰底師曰慧寂底瀉曰既是子底因其麼教我先嘗師曰和尚嘗于嘗萬瀉便喫曰猶帶酸澀在師曰酸澀莫非自知瀉不荅赤下行者聞鐘聲乃問有耳打鐘無耳打鐘師曰汝但問莫愁我荅不得干曰早箇問了也師唱曰去師夏末問訊瀉山次瀉曰子一夏不見上來在下面作何所務師曰某甲在下面鉏得一片畚下得一籬種瀉曰子今夏不虛過師却問未審和尚一夏之中作何所務瀉曰日中一食夜後一寢師曰和尚今夏亦不虛過道了乃吐舌瀉曰寂子何得自傷已命瀉山一日見師來即以兩手相交過各撥三下却豎一指師亦以兩手相交過各撥三下却向背前仰一手覆一手以目瞻視瀉山休去瀉山餓馬生飯回頭見師曰今日為伊上堂一上師曰某甲隨例得聞瀉曰聞底事作麼生師曰鷄作鷄鳴鵲作鵲噪瀉曰爭奈聲色何師曰和尚適來道甚麼瀉曰我祇道為伊上堂一上師曰

為甚麼喚作聲色瀉曰雖然如此驗過也無妨師曰大事因緣又作麼生驗瀉豎起拳師曰終是指東畫西瀉曰子適來問甚麼師曰問和尚大事因緣瀉曰為甚麼喚作指東畫西師曰為甚麼聲色故某甲所以問過瀉曰並未曉了此事師曰如何得曉了此事瀉曰寂子聲色老僧東西師曰一月于江體不分水瀉曰應須與麼始得師曰如金與金終無異色豈有異名瀉曰作麼生是無異名底道理師曰瓶盤釵釧券孟盆瀉曰寂子說禪如師子吼驚散狐狼野干之屬師後開法王莽山問僧近離甚處曰廬山師曰曾到五老峯麼曰不曾到師曰闍黎不曾遊山雲門云此語皆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上堂汝等諸人各自回光返照莫記吾言汝無始劫來背明投暗妄想根深卒難頓拔所以假設方便奪汝窳識如將黃葉止啼有甚麼是處亦如人將百種貨物與金寶作一鋪貨賣祇擬輕重來機所以道石頭是真金鋪我這裏

是雜貨鋪有人來覓鼠糞我亦拈與他來覓真金我亦拈與他
時有僧問鼠糞即不要請和尚真金師曰齧鐵擬開口驢年亦
不會僧無對師曰索喚則有交易不索喚則無我若說禪宗身
邊要一人相伴亦無豈況有五百七百萬邪我若東說西說則
爭頭向前采拾如將空拳誑小兒都無實處我今分明向汝說
聖邊事且莫將心湊泊但向自己性海如實而修不要三明六
通何以故此是聖末邊事如今且要識心達本但得其本不愁
其末他時後日自具去在若未得本縱饒將情學他亦不得汝
豈不見瀉山和尚云九聖情盡體露真常事理不二即如如佛
問如何是祖師意師以手於空作此佛相示之僧無語師謂第
一座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作麼生座曰正恁麼時是其
甲放身命處師曰何不問老僧座曰正恁麼時不見有和尚師
曰扶吾不起師因歸瀉山省觀瀉問子既稱善知識爭辨得

諸方來者知有不知有有師承無師承是義學是玄學子試說
看師曰慧寂有驗處但見僧來便豎起拂子問伊諸方還說這
箇不說又曰這箇且置諸方老宿意作麼生瀉嘆曰此是從上
宗門中牙爪瀉問大地衆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子作麼生知
他有之與無師曰慧寂有驗處時有一僧從面前過師召曰闍
黎僧回首師曰和尚這箇便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瀉曰此是
師子一滴乳迸散六斛驢乳師問僧甚處來曰幽州師曰我恰
要箇幽州信米作麼價曰某甲來時無端從市中過踏折他橋
梁師便休師見僧來豎起拂子僧便喝師曰喝即不無且道老
僧過在甚麼處曰和尚不合將境示人師便打有梵僧從空而
至師曰近離甚處曰西天師曰幾時離彼曰今早師曰何太遲
生曰遊山翫水師曰神通遊戲則不無闍黎佛法須還老僧始
得曰特來東土禮文殊却遇小釋迦遂出梵書具多葉與師作

禮乘空而去自此號小釋迦師住東平時瀉山令僧送書并鏡與師師上堂提起示衆曰且道是瀉山鏡東平鏡若道是東平鏡又是瀉山送來若道是瀉山鏡又在東平手裏道得則留取道不得則撲破去也衆無語師遂撲破便下座僧叅次便問和尚還識字否師曰隨分僧以手畫此○相拓呈師以衣袖拂之僧又作此○相拓呈師以兩手作背拋勢僧以目視之師低頭僧遶師一匝師便打僧遂出去師坐次有僧來作禮師不顧其僧乃問師識字否師曰隨分僧乃右旋一匝曰是甚麼字師於地上書十字酬之僧又左旋一匝曰是甚字師改十字作卍字僧畫此○相以兩手拓如脩羅掌日月勢曰是甚麼字師乃畫此卍相對之僧乃作婁至德勢師曰如是如是此是諸佛之所護念汝亦如是吾亦如是善自護持其僧禮謝騰空而去時有一道者見經五日後遂問師師曰汝還見否道者曰某甲見出

門騰空而去師曰此是西天羅漢故來探吾道道者曰某雖觀種種三昧不辨其理師曰吾以義為汝解釋此是八種三昧是覺海變為義海體則同然此義合有因有果即時異時總別不離隱身三昧也師問僧近離甚處曰南方師舉拄杖曰彼中老宿還說這箇麼曰不說師曰既不說這箇還說那箇否曰不說師召大德僧應諾師曰參堂去僧便出師復召曰大德僧回首師曰道前來僧近前師以拄杖頭上點一下曰去劉侍御問了心之旨可得闢乎師曰若要了心無心了無了之心是名真了師一日在法堂上坐見一僧從外來便問訊了向東邊叉手立以目視師師乃垂下左足僧却過西邊叉手立師垂下右足僧向中間叉手立師收雙足僧禮拜師曰老僧自住此未曾打着一人拈拄杖便打僧便騰空而去陸希聲相公欲謁師先作此○相封呈師開封於相下面書云不思而知落第二頭思而

知之落第三首遂封回韋宙相公機語不重出公見即入山師乃門迎

公纔入門便問三門俱開從何門入師曰從信門入公至法堂

又問不出魔界便入佛界時如何師以拂子倒點三下公便設

禮又問和尚還持戒否師曰不持戒曰還坐禪否師曰不坐禪

公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聽老僧一頌滔滔不持戒兀兀

不坐禪釀茶三兩椀意在鑿頭邊師却問承聞相公看經得悟

是否曰弟子因看涅槃經有云不斷煩惱而入涅槃得箇安樂

處師豎起拂子曰祇如這箇作麼生入曰入之一字也不消得

師曰入之一字不為相公公便起去法燈云上座且道入之一字為甚麼人又云相公且

莫煩龐居士問久嚮仰山到來為甚麼却覆師豎起拂子士曰

恰是師曰是仰是覆士乃打露柱曰雖然無入也要露柱證明

師擲拂子曰若到諸方一任舉似師指雪師子問衆有過得此

色者麼無對便好與推倒師問雙峰師弟近日見處如何曰據某見

處實無一法可當情師曰汝解猶在境曰某祇如此師兄又如

何師曰汝豈不知無一法可當情者為山間曰寂子一句疑殺

天下人玄覺云經道實無有法然燈佛與我授記他道實無一法可當情為甚麼道解猶在境且道利害在甚麼處

師卧次僧問曰身邊說法也無師曰我說不得別有一人說

得曰說得底人在甚麼處師推出枕子為山間曰寂子用劒刃

上事師閉目坐次有僧潛來身邊立師開目於地上作此水相

顧視其僧僧無語師携拄杖行次僧問和尚手中是甚麼師便

拈向背後曰見麼僧無對師問一僧汝會甚麼曰會卜師提起

拂子曰這箇六十四卦中阿那卦收僧無對師自代云適來是

雷天大壯如今變為地火明夷問僧名甚麼曰靈通師曰便請

入燈籠曰早箇入了也法眼別云問古人道見色便見心禪

牀是色請和尚離却色指學人心師曰那箇是禪牀指出來看

僧無語玄覺云忽然被伊却指禪牀作麼生對伊問如何是毗

盧師師乃叱之僧曰如何是和尚師師曰莫無禮師共一僧語
旁有僧曰語底是文殊默底是維摩師曰不語不默底莫是汝
否曰默然師曰何不現神通曰不辭現神通祇恐和尚收作教
師曰鑿汝來處未有教外底眼問天堂地獄相去幾何師將拄
杖畫地一畫師住觀音時出榜云看經次不得問事有僧來問
訊見師看經旁立而待師卷却經問會麼曰某甲不看經爭得
會師曰汝已後會去在其僧到巖頭頭問甚處來曰江西觀音
來頭曰和尚有何言句僧舉前話頭曰這箇老師我將謂被故
紙埋却元來猶在僧思卻問禪宗頓悟畢竟入門的意如何師
曰此意極難若是祖宗門下上根上智一聞千悟得大摠持其
有根微智劣若不安禪靜慮到這裏總須茫然曰除此一路別
更有入處否師曰有曰如何即是師曰汝是甚處人曰幽州人
師曰汝還思彼處否曰常思師曰能思者是心所思者是境彼

處樓臺林苑人馬駢闐汝反思底還有許多般也無曰某甲到
這裏總不見有師曰汝解猶在心信位即得人位未在曰除却
這箇別更有意也無師曰別有別無即不堪也曰到這裏作麼
生即是師曰據汝所解祇得一玄得坐披衣向後自看鄧禮謝
之師接機利物為宗門標準再遷東平將順寂數僧侍立師以
偈示之曰一二二三子平日復仰視兩口一無舌即是吾宗旨
至日午陞座辭衆復說偈曰年滿七十七無常在今日日輪正
當午兩手攀崖膝言訖以兩手抱膝而終閱明年南塔涌禪師
遷靈骨歸仰山塔于集雲峯下謚智通禪師妙光之塔
鄧州香巖智閑禪師青州人也厭俗辭親觀方慕道在百丈時
性識聰敏叅禪不得洎丈遷化遂叅為山山問我聞汝在百丈
先師處問一答十問十答百此是汝聰明靈利意解識想生死
根本父母未生時試道一句看師被一問直得茫然歸寮將平

日看過底文字從頭要尋一句酬對竟不能得乃自嘆曰盡餅不可充飢屢乞馮山說破山曰我若說似汝汝已後罵我去我說底是我底終不干汝事師遂將平昔所看文字燒却曰此生不學佛法也且作箇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乃泣辭馮山直過南陽觀忠國師遺跡遂憩止焉一日芟除草木偶拋瓦礫擊竹作聲忽然省悟遠歸沐浴焚香遙禮馮山讚曰和尚大慈恩逾父母當時若為我說破何有今日之事乃有頌曰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馮山聞得謂仰山曰此子徹也仰山曰此是心機意識著迷得成待某申親自勘過仰後見師曰和尚讚嘆師弟發明大事你試說看師舉前頌仰曰此是夙習記持而成若有正悟別更說看師又成頌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猶有卓錫之地今年貧錫也無仰曰如來禪

許師弟會祖師禪未夢見在師復有頌曰我有一機瞬目視伊

若人不會別喚沙彌仰乃報馮山曰且喜閑師弟會祖師禪也

玄覺云且道如來禪與祖師禪分不分長慶稜云一時坐却師初開堂馮山令僧送書并拄

杖至師接得便哭蒼天蒼天僧曰和尚為甚麼如此師曰我為

春行秋令上堂道由悟達不在語言況是密密堂堂曾無間隔

不勞心意暫借回光日用全功迷徒自背僧問如何是香嚴境

師曰華木不滋問如何是僊昨婆師敲禪牀曰過這裏來問如

何是現在學師以扇子旋轉示之曰見麼僧無語問如何是正

命食師以手撮而示之問如何是無表戒師曰待闍黎作俗即

說問如何是聲色外相見一句師曰如某甲未住香嚴時且道

在其麼處曰恁麼則亦不敢道有所在師曰如幻人心心所法

問如何是直截根源佛所印師拋下拄杖散手而去問如何是

佛法大意師曰今年霜降早蕎麥揔不收問如何是西來意師

以手入懷作拳展開與之僧乃跪膝以兩手作受勢師曰是甚
麼僧無對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和尚道師曰獵師前不得說本
師戒上堂若論此事如人上樹口銜樹枝脚不蹋枝手不搭枝
樹下忽有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不對他又違他所問若對
他又喪身失命當恁麼時作麼生即得時有虎頭招上座出衆
云樹上即不問未上樹時請和尚道師乃呵呵大笑師問僧甚
處來曰瀉山來師曰和尚近日有何言句曰有僧問如何是西
來意和尚豎起拂子師曰彼中兄弟作麼生會曰彼中商量道
即色明心附物顯理師曰會即便會著甚死急僧却問師意如
何師亦豎起拂子玄沙云抵這香嚴脚跟未點地雲居師有偈
錫云甚麼處是香嚴脚跟未點地師曰子母
日子母母啄子覺母殺子母俱亡應緣不錯同道唱和妙云獨
脚師凡示學徒語多簡直有偈頌二百餘篇隨緣對機不拘聲
律諸方盛行後謚襲燈禪師

杭州徑山洪諲禪師吳興人也僧問掩息如灰時如何師曰猶
是時人功幹曰幹後如何師曰耕人田不種曰畢竟如何師曰
未熟不臨場問龍門不假風雷勢便透得者如何師曰猶是一
品二品曰此既是階級向上事如何師曰吾不知有汝龍門問
如霜如雪時如何師曰猶是汚染曰不汚染時如何師曰不同
色許州全明上座先問石霜一毫穿衆穴時如何霜曰直須萬
年去曰萬年後如何霜曰登科任汝登科拔萃任汝拔萃後問
師曰一毫穿衆穴時如何師曰光靴任汝光靴結果任汝結果
問如何是長師曰千聖不能量曰如何是短師曰蟻螟眼裏著
不滿其僧不肯便去舉似石霜霜曰祇為太近實頭僧却問霜
如何是長霜曰不屈曲曰如何是短霜曰雙陸盤中不喝彩佛
日長老訪師師問伏承長老獨化一方向以荐遊峯頂曰曰朗
月當空挂冰霜不自寒師曰莫是長老家風也無日曰峭峙萬

重關於中含寶月師曰此猶是文言作麼生是長老家風曰
今日賴遇佛日却問隱密全真時人知有道不得太省無辜時
人知有道得於此二途猶是時人升降處未審和尚親道自道
如何道師曰我家道處無可道曰如來路上無私曲便請玄
音和一場師曰任汝二輪更互照碧潭雲外不相關曰曰爲報
白頭無限客此回年少莫歸鄉師曰老少同輪無向背我家玄
路勿參差曰曰一言定天下四句爲誰宣師曰汝言有三四我
道其中一也無師因有偈曰東西不相顧南北與誰留汝言有
三四我道一也無光化四年九月二十八日白衆而化

滁州定山神英禪師因揮樹省和尚行脚時參問不落數量請
師道師提起數珠曰是落不落樹曰圓珠三竅時人知有請師
圓前話師便打樹拂袖便出師曰三十年後槌曾大哭去在樹
住後示衆曰老僧三十年前至定山被他熱謾一上不同小小

師見首座洗衣遂問作甚麼座提起衣示之師曰洗衣底是甚衣
座曰關中使鐵錢師喚維那移下座挂搭著

襄州延慶山法端禪師僧問蝮蝎斬爲兩段兩頭俱動佛性在
哪那頭師展兩手洞山別云問底在阿那明師滅後蓋紹真禪師

益州應天和尚僧問人人盡有佛性如何是和尚佛性師曰汝
喚甚麼作佛性曰恁麼則和尚無佛性也師乃叫快活快活

福州九峯慈慧禪師初在瀉山山上堂曰汝等諸人抵得大機
不得大用師便抽身出去瀉召之師更不回顧瀉曰此子堪爲
法器一日辭瀉山曰某甲辭違和尚千里之外不離左右瀉動
容曰善爲

京兆府米和尚亦謂參學後歸受業寺有老宿問月中斷并索
時人喚作蛇未審七師見佛喚作甚麼師曰若有佛見即同衆
生法眼別云此是甚麼時節老宿曰千年挑核師令僧去問仰

山曰今時還假悟也無仰曰悟即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師深肯之又令僧問洞山曰那箇究竟作麼生洞曰却須問他始得師亦肯之僧問自古上賢還達真正理也無師曰達曰抵如真正理作麼生達師曰當時霍光賣假銀城與單于契書是甚麼人做曰某甲直得杜口無言師曰平地教人作保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醜陋任君嫌不挂雲霞色

晉州霍山和尚因仰山一僧到自稱集雲堂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叅師乃喚維那打鐘著大禪佛驟步而去

元康和尚因訪石樓樓繞見便收足坐師曰得恁麼威儀周足樓曰汝適來見箇甚麼師曰無端被人領過樓曰須是與麼始為真見師曰苦哉賺殺幾人來樓便起身師一見則見矣動則不動樓曰盡力道不出定也師拊掌三下後有僧舉似南泉泉曰天下人斷這兩箇漢是非不得若斷得與他同叅

蘄州三角山法遇庵主因荒亂魁師入山執刀而問和尚有甚財寶師曰僧家之寶非君所宜魁曰是何寶師震聲一喝魁不悟以刀加之

襄州王敬初常侍視事次米和尚至公乃舉筆示之米曰還判得虛空否公擲筆入宅更不復出米致疑明日憑鼓山供養主入探其意米亦隨至潛在屏蔽間取夢伺供養主纔坐問曰昨日米和尚有甚麼言句使不相見公曰師子齧人韓獪逐塊米聞此語即省前謬遽出朗笑曰我會也我會也公曰會即不無你試道看米曰請常侍舉公乃豎起一隻筍米曰這野狐精公曰這漢徹也問僧一切衆生還有佛性也無曰有公拍壁上畫狗子曰這箇還有也無僧無對公自代曰看齧著汝

南嶽下五世

仰山寂禪師法嗣

袁州仰山西塔光穆禪師僧問如何是正聞師曰不從耳入曰
作麼生師曰還聞麼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同別且置汝
道龍甯裏甚麼物出來入去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無佛性
問如何是頓師作圓相示之曰如何是漸師以手空中撥三下
袁州仰山南塔光禪師豫章豐城章氏子母乳之夕神光照
庭厯馬皆驚因以光涌名之少甚俊敏依仰山剃度北游謁臨
濟復歸侍山山曰汝來作甚麼師曰禮覲和尚山曰還見和尚
麼師曰見山曰和尚何似驢師曰某甲見和尚亦不似佛山曰
若不似佛似箇甚麼師曰若有所似與驢何別山大驚曰凡聖
兩忘情盡體露吾以此驗人二十年無決了者子保任之山每
指謂人曰此子肉身佛也僧問文殊是七佛之師文殊還有師
否師曰遇緣即有曰如何是文殊師豎起拂子僧曰莫抵這
便是麼師放下拂子叉手問如何是妙用一句師曰水到渠成

問真佛住在何處師曰言下無相也不在別處

晉州霍山景通禪師初參仰山山閉目坐師乃翹起右足曰如

是如是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中華六祖亦如是和尚亦如是

景通亦如是仰山起來打四藤條師因此自稱集靈臺下四藤

條天下大禪佛歸宗下亦有大禪佛各智通住後有行者問如何是佛法大

意師乃禮拜者曰和尚爲甚麼禮俗人師曰汝不見道尊重弟

子師問僧甚麼處來僧提起坐具師曰龍頭蛇尾問如何是佛

師便打僧亦打師曰汝打我有道理我打汝無道理僧無語師

又打趁出師化緣將畢先備薪於郊野徧辭檀信食訖至薪所

謂弟子曰日午當來報至日午師自執炬登積薪上以笠置頂

後作圓光相手執拄杖作降魔杵勢立終於紅燄中

杭州無著文喜禪師嘉禾語溪人也姓朱氏七歲依本邑常樂寺

全崇國清出家剃染後習律聽教屬會昌澄汰反服韜晦大中初例

福也六十年

重穢度於鹽官齊峯寺後謁大慈山性空禪師空曰子何不徧
參乎師直往五臺山華嚴寺至金剛窟禮謁遇一老翁牽牛而
行邀師入寺翁呼均提有童子應聲出迎翁縱牛引師陞堂堂
宇皆耀金色翁踞牀拍繡墩命坐翁曰近自何來師曰南方翁
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師曰末法比立少奉戒律翁曰多少衆
師曰或三百或五百師却問此間佛法如何住持翁曰龍蛇混
雜凡聖同居師曰多少衆翁曰前三三後三三翁呼童子致茶
并進酥酪師納其味心意豁然翁拈起玻璃盞問曰南方還有
這箇否師曰無翁曰尋常將甚麼喫茶師無對師覩日色稍晚
遂問翁擬投一宿得否翁曰汝有執心在不得宿師曰某甲無
執心翁曰汝曾受戒否師曰受戒久矣翁曰汝若無執心何用
受戒師辭退翁令童子相送師問童子前三三後三三是多少
童召大德師應諾童曰是多少師復問曰此爲何處童曰此金

窟般若寺也師悽然悟彼翁者即文殊也不可再見即稽首
童子願乞一言爲別童說偈曰面上無嗔供養具口裏無嗔吐
妙香心裏無嗔是珍寶無垢無染是真常言訖均提與寺俱隱
但見五色雲中文殊乘金毛師子往來忽有白雲自東方來覆
之不見時有滄州菩提寺僧修政等至尚闢山石震吼之聲師
因駐錫五臺咸通三年至洪州觀音叅仰山頓了心契令充典
座文殊嘗現於粥鉢上師以攪粥筴便打曰文殊自文殊文喜
自文喜殊乃說偈曰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修行三大劫却
被老僧嫌一日有異僧來求齋食師減已分饋之仰山預知問
曰適來果位人至汝給食否師曰穀已回施仰曰汝大利益後
旋浙住龍泉寺僧問如何是涅槃相師曰香煙盡麩驗問如何
是佛法大意師曰喚院主來這師僧患顛問如何是自己師默
然僧罔措再問師曰青天蒙昧不向月邊飛錢王奏賜紫衣署

無著禪師將順寂於子夜告衆曰三界心盡即是涅槃言訖跏
趺而終白光照室竹樹同色塔于靈隱山之西塢天福二年宣
城帥田頽倫應杭將許思叛渙縱兵大掠發師塔觀肉身不
壞爪髮俱長武肅錢王異之遣裨將邵志重加封座至 皇朝
嘉定庚辰遷于淨慈山智覺壽禪師塔左

新羅國五觀山順支了悟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豎拂子
僧曰莫這箇便是師放下拂子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甚麼
字師作圓相示之有僧於師前作五花圓相師畫破作一圓相
袁州仰山東塔和尚僧問如何是君王劍師曰落纜不采功曰
用者如何師曰不落人手問法王與君王相見時如何師曰兩
掌無私曰見後如何師曰中間絕像

香嚴閑禪師法嗣

吉州止觀和尚僧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攔臂與一拓問如何是

頓師曰非梁陳

壽州紹宗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好事不出門惡事行
千里有官人謂師曰見說江西不立宗師曰遇緣即立曰遇緣
立箇甚麼師曰江西不立宗

益州南禪無染禪師僧問無句之句師還答也無師曰從來祇
明恁麼事曰畢竟如何師曰且問看

益州長平山和尚僧問視瞬不及處如何師曰我眨眼也沒工
夫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西天來唐土去

益州崇福演教禪師僧問如何是寬廓之言師曰無口得道問
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今日明日

安州大安山清幹禪師僧問從上諸聖從何而證師乃斫額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羊頭車子推明月

終南山豐德寺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觸事面牆問

如何是本來事師曰終不更問人

均州武當山佛巖暉禪師僧問某甲頃年有疾又中毒藥請師
醫師曰二宜湯一梳問如何是佛向上事曰螺髻子曰如何是
佛向下事師曰蓮華座

江州廬山雙谿田道者僧問如何是啐啄之機師以手作啄勢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甚麼處得箇問頭來

徑山誣禪師法嗣

洪州米嶺和尚常語曰莫過於此僧問未審是甚麼莫過於此
師曰不出是僧後問長慶為甚麼不出是慶曰汝擬喚作甚麼
雙峯和尚法嗣

福州雙峯古禪師本業講經因叅先雙峯峯問大德甚麼處住
曰城裏峯曰尋常還思老僧否曰常思和尚無由禮覲峯曰抵
這思底便是大德師從此領旨即罷講席侍奉數年後到石霜

但隨衆而已更不叅請衆謂古侍者嘗見雙峯印記往往聞于
石霜霜欲詰其所悟而未得其便師因辭去霜將拂子送出門
首召曰古侍者師回首霜曰擬著即差是著即乖不擬不是亦
莫作箇會除非知有莫能知之好去好去師應喏喏即前邁尋
屬雙峯示寂師乃繼續住持僧問和尚當時辭石霜石霜恁麼
道意作麼生師曰抵教我不著是非立覺云且道他
會石霜意不會

南嶽下六世

西塔穆禪師法嗣

吉州資福如寶禪師僧問如何是應機之句師默然問如何是
玄旨師曰汝與我掩却門問魯祖面壁意作麼生師曰沒交涉
問如何是從上真正眼師槌曾曰蒼天蒼天曰借問有何妨師
曰因問這箇還受學也無師曰未曾鑿地栽虛空問如何是衲
僧急切處師曰不過此問曰學人未問已前請師道師曰噫問

如何是一塵入正受師作入定勢曰如何是諸塵三昧起師曰
汝問阿誰問如何是一路涅槃門師彈指一聲又展開兩手曰
如何領會師曰不是秋月明子自橫行八九問如何是和尚家
風師曰飯後三椀茶師一日拈起蒲團示衆曰諸佛菩薩入理
聖人皆從這裏出便擲下擘開曾曰作麼生衆無對問學人創
入叢林一夏將未未蒙和尚指教願垂提拯師拓開曰老僧住
持已來未曾瞎却一人眼師有時坐良久周視左右曰會麼衆
曰不會師曰不會即謾汝去也師一日將蒲團於頭上曰汝諸
人怎麼時難共語衆無對師將坐却曰猶較此字

南塔涌禪師法嗣

鄧州芭蕉山慧清禪師新羅國人也上堂拈拄杖示衆曰你有
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靠拄杖
下座僧問如何是芭蕉水師曰冬溫夏涼問如何是吹毛劍師

曰進前三步曰用者如何師曰退後三步問如何是和尚爲人
一句師曰祇恐闍黎不問上堂會麼相悉者少珍重問不語有
問時如何師曰未出二四千里程問如何是自己師曰望南看
北斗問光境俱亡復是何物師曰知曰知箇甚麼師曰建州九
郎上堂如人行次忽遇前面萬丈深坑背後封火來逼兩畔是
荆棘叢林若也向前則墮在坑壑若也退後則野火燒身若也
轉側則被荆棘林礙當與麼時作麼生免得若也免得合有出
身之路若免不得墮身死漢問如何是提婆宗師曰赤幡在左
問僧近離甚處僧曰請師試道看師曰將謂是船上商人元來
是當州小客問不問二頭三首請師直指本來面目師默然正
坐問賊來須打客來須看忽遇客賊俱來時如何師曰屋裏有
一網破草鞋曰祇如破草鞋還堪受用也無師曰汝若將去前
凶後不吉問北斗藏身意旨如何師曰九九八十一乃曰會麼

曰不會師曰一二三四五師謂衆曰我年二十八到仰山參見南塔見上堂曰汝等諸人若是箇漢從孃肚裏出來便作師子吼好麼我於言下歇得身心便住五載僧問古佛未出興時如何師曰千年茄子根日出興後如何師曰金剛努出眼上堂良久曰也大相辱珍重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汝問亦箇祖師意曰達磨西來意師曰獨自棲棲暗渡江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知曰見後如何師曰知問甚麼物無兩頭其甚麼物無背面師曰我身無兩頭我語無背面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一不得問二不得休曰學人不會師曰第三度來與汝相見

越州清化全德禪師吳郡崑山人也初參南塔塔問從何而來師曰鄂州塔曰鄂州使君名甚麼師曰化下不敢相觸忤曰此地道不畏師曰大丈夫何必相試塔輟田然而笑遂乃印可時庐陵安福縣宰建應國禪苑迎師聚徒本道上聞賜名清化

僧問如何是和尚急切爲人勲師曰朝着東南暮看西北曰不會師曰徒訪東陽客不識西陽珍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我却不知曰和尚爲甚麼不知師曰不可青天白日尿淋也師後還故國錢氏文穆王特加禮重晉天福二年丁酉歲錢氏成將闢雲峯山建院亦以清化爲名延師開堂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華表柱頭木鶴飛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眼裏瞳人吹叫子問和尚年多少師曰如見去年九月九如今又見秋葉黃曰恁麼則無數也師曰問取黃葉曰畢竟事如何師曰六隻骰子滿盆紅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長江無間斷聚沫任風飄曰還受祭祀也無師曰祭祀即不無曰如何祭祀師曰漁歌舉擢谷裏聞聲忠獻王昭紫方袍師不受王改以衲衣仍號純一禪師師曰吾非飾讓也慮後人做吾而逞欲耳開運四年秋示寂時大風摧震竹木

韶州黃連山義初明微禪師僧問三乘十二分教即不問請師開口不答話師曰寶華臺上定古今曰如何是寶華臺上定古今師曰一點墨子輪流不移曰學人全體不會請師指示師曰靈覺雖轉空華不墜問古路無蹤如何進步師曰金烏遶須彌元與劫同時曰恁麼則得達於彼岸也師曰黃河三千年一度清廣主劉氏嚮師道化請入府內說法僧問人王與法王相見時如何師曰兩鏡相照萬象歷然曰法王心要達磨西來五祖付與曹谿自此不傳衣鉢未審碧玉階前將何付囑師曰石羊水上行木馬夜翻駒曰恁麼則我王有感萬國歸朝師曰時人盡唱太平歌問如何是佛師曰曾題卍字背負圓光問如何是道師展兩手示之僧曰佛之與道相去幾何師曰如水如波韶州慧林鴻究妙濟禪師僧問千聖常行此路如何是此路師曰果然不見問魯祖面壁意旨如何師曰有甚麼雪覆問如何

是急切事師曰鈍漢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諸方大例問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師曰新修梵宇

南嶽下七世

資福寶禪師法嗣

吉州資福身遠禪師僧問和尚見古人得何意旨便歇去師作此[○]相示之問如何是古人歌師作此○相示之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曰未具世界時闍黎亦在此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師良久問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旨如何師曰汝名甚麼曰某甲師曰喫茶去上堂隔江見資福利竿便回去脚跟下好與三十棒况[○]過江來時有僧纔出師曰不堪共語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山河大地

吉州福壽和尚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展手問文殊騎師子普賢騎象王未審釋迦騎甚麼師舉手云唧唧

潭州鹿苑和尚僧問餘國作佛還有異名也無師作此○相示
之問如何是鹿苑一路師曰吉獠舌頭問將來問如何是閉門
造車師曰用嶽石橋曰如何是出門合轍師曰拄杖頭鞋上堂
展手曰天下一老和尚諸上座命根揔在這裏有僧出曰還收得
也無師曰天台石橋側曰某甲不恁麼師曰伏惟尚饗問如何
是世尊不說說師曰須弥山倒曰如何是迦葉不聞聞師曰大
海枯竭

芭蕉清禪師法嗣

郢州芭蕉山繼徹禪師初參風穴穴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泥
彈子穴異之次謁先芭蕉蕉上堂舉仰山道兩口一無舌此是
吾宗旨師豁然有省住後僧問如何是林溪境師曰有山有水
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三門前佛殿後問如何是深深處師曰
石人開石戶石鎖兩頭搖上堂昔日如來於波羅奈國梵

轉法輪如來不已而已有岳宗風隨機逗教遂有三乘名字流
傳於天上人間至今光揚不墜若據祖宗門下天地懸殊上上
根機頓超不異作麼生是混融一句還有人道得麼若道得有
參學眼若道不得天寬地窄便下座上堂眼中無翳空裏無花
水長船高泥多佛大莫將問來我也無答會麼問在答處答在
問處便下座問三乘十二分教即不問如何是宗門一句師曰
七縱八橫曰如何領會師曰泥裏倒泥裏起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苦體汗衫問有一人不合生死不證涅槃師還提攜
也無師曰不提攜曰爲甚麼不提攜師曰林溪粗識好惡問如
何是吹毛劔師曰透曰用者如何師曰鈍問寂寂無依時如何
師曰未是衲僧分上事曰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要行即行
要坐即坐師有偈曰芭蕉的旨不挂脣齒木童唱和石人側耳
郢州興陽山清讓禪師僧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

現前不得成佛道時如何師曰其問甚諦當曰既是坐道場為甚麼不得心成佛道師曰為伊不成佛

洪州幽谷山法蒲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良久曰會麼曰學人不會師曰聽取一偈話道語下無聲舉揚奧旨丁寧禪要如今會取不須過後消停

郢州芭蕉山遇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是星比拱北無水不朝東曰爭奈學人未會何師曰逢人但恁麼舉

郢州芭蕉山圓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接人一句師曰要頭截取去曰豈無方便師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上堂三千大千世界夜來被老僧都合成一塊輒向須弥頂上帝釋大怒拈得撲

成粉碎諸上座還覺頭痛也無良久曰莫不識痛痒好珍重

彭州承天院辭確禪師僧問學人有一隻箭射即是不射即是師曰你麼生是闍黎箭僧便喝師曰這箇是草箭子曰如何是

和尚師曰禁忌須屈指禱祈便扣牙問心隨萬境轉阿那箇

是轉萬境底心師曰嘉州大像古人鐫問眾罪如霜露慧日能

消除時如何師曰亭臺深夜兩樓閣靜時鐘曰為甚麼因緣會

遇時果報還自受師曰管筆能書片舌解語開堂日示眾正令

提綱猶是捏窠造偽佛法祇對特地設薦上流問者即參差答

若即交互大德擬向甚麼處下口然則如是事無一向權柄在

手縱奪臨機有疑請問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羣峯穿海去

滴水下巖來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道頭會尾舉意

知心

興元府牛頭山精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東海浮漚曰

如何領會師曰秤鎚落井問不居九聖是甚麼人師曰梁朝傳

大士曰此理如何師曰楚國孟嘗君

益州覺城院信禪師僧問如何是出身一路師曰三門前曰如

何領會師曰緊峭草鞋

郢州芭蕉山閑禪師僧問十語九不中時如何師曰閉門屋裏坐抱首哭蒼天

郢州芭蕉山令遵禪師僧問直得無下口處時如何師曰便須進一步曰向甚麼處下脚師曰東山西嶺上

慧林究禪師法嗣

韶州靈瑞和尚俗士問如何是佛師喝曰汝是村裏人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十萬八千里問如何是本來心師曰坐却毗

盧頂出沒太虛中間如何是教外別傳底事師曰兩箇靈龜泥裏關直至如今困未休曰不會師曰木雞銜外走燕雀乘虎飛

潭中魚不現石女却生兒

南嶽下八世

報慈韶禪師法嗣

蘄州三角山志謙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速禮三拜僧禮拜師曰一撥便轉

郢州興陽詞鐸禪師僧問佛界與衆生界相去多少師曰道不得曰真箇那師曰有些子

紹興路在城

天王寺 福聚刊四百字 大鏡刊三百字

行顯

宗濬

弥高

德詮 實成妙理 元澤 有常

志獻

本生

必勗

永康 永安 宗富 久刊二百字

道

榮

大圓

圓修 永祥 處靖 各刊二百字

上方庵

善來

守矩

妙嚴

本瑞

智觀

已上各刊八百字

能仁寺

可悅

元白

智授

本源

善東

竺田

惟東

法弘

惟許

法燈

如皎

恢復

明靜

文贊

破東

承平

淳善

光宅

文燦

繼遜

悅可

本慈

明

如砥

已上各刊二百字

清逸

正因

清瑜本俊

继勇

继端

继襲

心本

继亘

德懷

大同行深

继悅

妙明

廣昇

继脩

本在

清后

子珍善祿

師錫

時用

連璧

宗敏

滿洞

居間清要

本作

弥性

天龍

仁謙

道昂

淳智

清珣性滋

善慶

善佳

元礼

继亮

继澄

惟平

已上各刊一百十字

继滿

惟玄

清堯道源

景仁

道存

如珏

清玘

继冲

继雅

正宗智達

可成

普照院

德濟

善恩志壽

志道

顯寧庵

祖雲

善瑩福緣

四明

道元

志富

惟

已上各刊一百字

五

元卷第九

